

37年前，当时的商水县白寺公社为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所举行的游泳比赛,让我时至今日仍不能忘怀。

当时的白寺公社包括现在的舒庄乡，范围比较大，组织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可想而知难度也比较大。但从我这个参赛者的角度看,场面壮观,秩序还算不错。

比赛的地点选在离白寺正东3里远的周庄大闸西，那里是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水面宽阔,水质清澈,虽一丈多深但因大闸关闭水势比较平缓。拦大闸一条巨型横幅格外醒目：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两侧还有竖着的条幅,比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大闸路面部分的每个水泥方柱上固定有不同颜色的彩旗，大闸的上部架着高音喇叭，南北两侧有几处用箔围起来的临时更衣点。

参加比赛的有各大队游泳代表队、社直各单位游泳代表队。我所在的白寺学校归属社直单位,教师和初中班学生参加。各代表队根据划定的区域分列于两岸的河堤

古诗四首

石 鹰	
红梅 虬枝瘦如铁， 扶遙向天闕， 忽惊嫦娥梦， 满树现羞色。	迎春花 辞却严冬迎和春， 条条腰带赛黄金， 拙笔在手日日记， 羞愧当年不识君。
春笋 林中一夜雨， 春动百花知， 破土争先发， 却比新竹迟。	牡丹 风动花自娇， 客来赏二乔， 落笔成五色， 挂壁任逍遥。

组 诗

崔济伟	
(一) 忽到杨前烂漫游， 今人莫击锦绉丛。 朱秋坠叶萧萧下， 到此寒皋处处流。 得事又言多启沃， 酬恩闲道盛谋猷。 能歌醉舞飘珠翠， 八极胎仙居十洲。	(二) 动叶逢神独感神， 高温夜下莫辞频。 行来棋客应烦倦， 睡起山精更苦辛。 抚景夷人皆自贵， 举杯海鹤独相亲。 留连历郡多楼阁， 护国为民弊己身。

咏荷(二首)

尚纯江	
一 出水芙蓉婀娜姿， 连天碧荷赋新词。 晨风拂柳湖中过， 菡萏新开两三支。	二 蜻蜓几只荷花开， 红鲤三俩入画来。 摇橹湖中舟唱晚， 新歌一曲荡尘埃。

村庄涌动一股热气。这热气有着产房腥躁的不安和期待，被各家茅草屋顶冒出的炊烟拉扯着，弥漫得不着边际。

今天的晚饭做得很早,鸡没上窝,羊没入圈,晚霞还没收彩儿,村人就早早拉起了风箱。呼哒呼哒，急促而热烈，锅灶里的火苗时不时地扑闪出来，铁锅的汤水吱吱啦啦，锅盖压不住鸡鸭的香气。堂屋里说笑得热闹，邻村很少来往的亲朋旧友，在这个下午亲热地走动。七大姑八大姨的来了一拨又一拨，有拐着小脚踩着田埂步行的,有骑着自行车驮着老小赶来的，有拉着架子车全家出动的。人刚进门,他们家的狗就脚跟脚地追来了,频率很高地摇晃尾巴,哼哼唧唧地讨好主人。憨厚的男主人有了体面,滋生的荣耀爬上皱纹和眼角,但面上是端详的,呼儿唤女抓鸡逮鸭,赶紧去西头马阿訇家宰掉。女人有些心疼,想追出门外,被男人威严的目光慑住。男人哑声说:“好茶尽人喝,好饭尽人吃。人家吃了传名,自家吃了填坑。”

三天前就有消息传出，我们李庄要在村南打麦场放电影,这可是件大事情。上了年纪的老人,倚着豁豁牙牙的土墙根说:“俺们这破破烂烂的村窝子,十年来,来过一个唱道情的,来过一个玩把戏的,其他就是要饭的。电影还从没在自家门前放过哩,就像村北的老地主马尚德,至今没有成过亲一样。”电影是打仗片《地道战》,听着就让人浑身滚烫,脚底板冒气,难怪亲戚们在自个的家里按捺不住。

我没能喝完余下的一半碗鸡汤，这对一向刁馋的我是一次例外。我丢下起来的大姑姑小姪子,扛个小凳子溜烟儿跑了,在凹凸不平的村路,跑得深深浅浅。

南场平坦宽阔,经年累月的打麦碾豆,被村人的力气打磨得溜光水滑。没有月亮的今晚,南场就是村人的满月,把他们生锈的心口悄然浸润。

已经有孩子抢占场地,他们扛来长短木凳,搬来大小砖头，看起来似一群暴风雨来临前抢占高地的蚂蚁。我瞄准有利地形,迅猛强插进去,在小伙伴中间牢牢坐定,像一个楔子。我坐在小凳上抬眼看,两个新竖起的粗壮的木柱中间,挂起一块四方的白布,在越来越灰暗的天幕,亮起一片四角的天空。

很快我就坐不下去了，坐不住的还有身旁的小伙伴。南场边多了几个做小买卖的人,他们的吆喝带着糖稀的黏甜。“谁买——花米团儿。花米团儿——谁买!”搭黑头发的老太婆,肩上背一大纸箱,纸箱没有封口,小木碗大的米团儿一个紧挨一个,仰着雪白喷香的圆脸。

咬着香脆的米团儿，那边拨浪鼓咕咚咕咚地响了,黑脸粗腰的货郎,担着挑子急急慌慌起来。

游泳比赛

张 国 营

上,各自打着队旗,正如宋丹丹说的,“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上午10时许，大喇叭上开始点名,接着又召开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了比赛规则及注意事项,然后比赛就开始了。入水处也就是比赛的起点在大闸西端，临赛的队员分别站在大闸底部的水泥横梁上，听到发令枪响后跃入水中奋力西游，离大闸200米处拦河有一条带有小三角旗的彩绳算是终点。先到达者为优胜,不计时间,只记名次。

发令枪一响，比赛队员跃入水中的同时,各单位的观赛队伍也乱了阵，一下子涌到河边,脖颈伸得老长,好像圈了一夜

的鸭子刚放出时见了食物要啄食时伸出的颈项。土语说头伸得像蘸火的一样,不知道蘸火是不是这个样子。水中的游泳健儿伴随着岸上“加油,加油”的呐喊声奋战正酣。大幅度摆臂,大幅度跃进,争先恐后,热火朝天。好像沸水中上下翻腾的水饺,更像无数条游龙在宽阔的水面腾跃向前。不一会儿就有人冲到了终点,人们开始一个个辨认,这是某单位的某某……

记得我参加的是第三组，发令枪一响就随着别人跃入水中。来不及多想,本能地摆臂蹬水,腾跃前冲。水花四溅,看不清谁是正谁。可是当游出七八十米远时,体力渐渐感到不支,胳膊简直就抬不动了,看看人家

女儿身上的绿军装

宋 启		
曾经， 你给我买过很多好看的衣裳， 用心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 曾经， 你也为我的着装教训过我， 怪我太过超前太过时尚； 可当我穿上绿军装 站在你面前时， 你却激动得热泪盈眶。	穿着绿军装的我， 是如此的英姿飒爽； 穿着绿军装的我， 是那么地意气高昂。 我的脸上 没有了往日的任性淘气， 却多了几分沉稳刚强； 我的眼里 少了几许脆弱迷茫，	却多了几分执着坚强。 绿军装，为我的人生装扮起一个绿色的梦； 绿军装，让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绿色的希望。 绿军装,似一艘巨轮载我远航， 朝着美好的明天， 奋勇前进， 无可阻挡。

秋 风

陈 鑫		
立秋的一场冷雨 处暑提前到来 接着是一阵风 吹落了树上的黄叶 压弯了一从尖草	迫不及待地挥手致意	羊群走动 原野不动 大地不动 天空不动
视野笼罩里的庄稼 玉米熟了 高粱熟了 从上面滑过的秋风 让他们向农民	小羊倌晃着牧鞭 跟在一片白云的后面	不是春二三月 少年手中的风筝 连同希望 却放得越飞越高

依然是夏天

闫梦琪		
举目,远望 楼顶的天 确是异常蔚蓝 独自,站立 一袭白裙 和着晚风 欢快地摇摆 又是夏天 属于我的夏天 它是那么热烈 让人没了孤寒 亦是我讨厌的夏天 因它没尽头的热烈 又让人心烦意乱 手臂抬起 多年的伤疤,依然	这是,那个夏天 一阵冷颤 回忆,将我带回五岁那年 那个讨厌的夏天 毛毛虫对我的眷恋 为此,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忽而 一只彩蝶 映入眼帘 落在我的指尖 翅膀上下忽闪	触角灵动曲卷 顿时 心生爱怜 思绪万千 虫蝶的转变 似风凰涅槃 再次触摸伤疤 已不觉难看 蝶的出现 消逝了多年的积怨 依然是夏天 已不再讨厌 依然是夏天 站在楼顶 思绪一圈一圈 慢慢回转

遥看四角天空

阿 慧

坐,而是明天上学就没能坐了。我想一个个查看邻人的屁股,可连身体都无法转动,我在人堆里真正成了一个扁扁的楔子。

放映员发动了电机,这陌生又神圣的嗡嗡声,使南场有了瞬间的安静。一道光柱直射四角布幕,那白布就不再单纯,是四四方方的月亮,清清如水的月光。有人想抓住这美好,他张开粗糙的农人大手,在银幕印成一棵苍劲的老树,惊喜声中银幕晃动许多只手,有大人的,有小孩的,还有一根歪斜的拐棍,那是老人的第三只手。

银幕上五角星光芒四射，音乐声推出三个黑白大字《地道战》，一场久违的期待拉开乡亲精神的帷幕。平原，老树，大钟，系白羊肚毛巾的敲钟人,抗日的第五个年头,冀中平原的一九四二。豫东平原生长的我们,亲身经历殷看得揪心揪肺。鬼子队长挥舞侵略战刀，把扫荡目标指向高家庄马家河子的一瞬，有孩子惊梦似的大喊一声:“娘!”一个女人在我背后噢的一声站起来,朝远处应着:“唉!闺女!娘在这邦……”这母子的喊声实在太突然了,简直是配合电影上的紧张气氛。有人立马打断她的突兀:“叫唤个啥哩!挣断缰绳跑出来啦?”那女人又像踩着尾巴似的大叫一声:“你多个鳖孙咋才把你带来哩?羊拴好了没?”孩子他爹就在远处吼一腔子:“破屁股娘们,闭上你那破嘴!”女人的嘴就立马闭上了。

我看得很不舒坦。别人都坐着我只能站着，站着就挡住了后边人的视线。他伸手按我蓬松的大脑袋,按了一下,又按一下,就像按水缸里漂浮的一只大葫芦。我不肯低下高昂的头,因为低头就看不见电影了。没想到，当老钟大叔扳死敲钟报信时,随着鬼子那罪恶的一声枪响,前边的人齐刷刷站起来了。后边的人水涨船高地站到了架子上车,自行车后座上,他们都想抬脚踏进高老庄,把那鬼子一口一口撕吃了。还不解恨,还要大骂:“挨千刀的鬼子!”“日恁个浪娘!”维持秩序的村干部举着大喇叭大呼小叫,没人听他的。他不肯失去威信，一步站上桌面,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办法很管用，所有人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南场边的杨树叶扇起一阵狂风,骑在杨树枝杈看电影的猴孩子,差点儿被呼声震落到地上。村里狗和驴不安地叫唤个不停。

已经游到前面,只好铩羽而归,退出比赛。其实参赛前我是很有信心的，认为只要摆臂摆得快,身子向前探,两腿用力蹬,就一定能够加快速度,一定能取胜。道理确实是这样的,但也要体力做支撑啊!平时我多次进行过10米8米的冲刺并且躊躇满志，可这次是200米呀!

中午休息时各人吃各人来时带的干粮。我们要求学生带干粮自己却没有带,心想凑合一会儿就过去了，兴许会有卖东西的。但没有。饥肠辘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古人说“民以食为天”,无道理啊!还好,我们村东头一个叫亭亭的学生,拿着一叠油馍给他当民师的堂兄送，非要破给我一半,我只只好领情了。至今我还记着那几块油馍的味道以及油馍上所承载的师生情谊。

下午还有两组比赛，进行完以后就进入了决赛，我校一位女教师夺得了女子组第三名。

通过这次比赛我懂得了基本功的重要,也懂得了天外有天的道理。

小小说二题

莲溪生

书痴	
某君在一重要部门任局长，平日子里门庭若市，求者甚多，送钱送物者亦不乏其人。因为某君手中掌握着大量项目和资金，相与了某君，也就意味着有大把赚钱的机会。	

但某君为人刚正，清廉自守，对送钱送物者往往疾言厉色，吓退了不少人。然而官场中有一句话,叫不怕官员不收钱,就怕官员没爱好。某君亦有一爱好，就是平时极爱读书，并拥有大量藏书，其人亦素有文名，每谈及此,某君颇为自得。

这年，某君任职的地方发生一起要案，一地产商被拘后供出向多名官员行贿的事实，一时间搅得当地官场人心惶惶,许多与之有来往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已被牵扯进去。独有某君神态自若,并私下向人说道,其实这一地产商当初亦求过自己,然鉴于其平日的声名,压根没敢提送礼的事,所以今日方保清白之身。

可正当某君庆幸之时，纪委的办案人员却找上门来与其谈话，说地产商已供出曾向他送过五十万元,要其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某君听闻此事，不禁愕然,当时目瞪口呆。镇定下来后,矢口否认,坚称绝无此事,愿配合组织调查。

办案人员见其态度十分坚决,不像说谎的样子,又素闻其人平日廉洁，亦不忍心过分措施待之。于是提醒他说:“地产商交待是把钱装入一书箱,以书籍名义送出的。”其人听后,大悟,忆起不久前确有该地产商说要送一套书给他,因当时正忙,便让司机放到了车上,过后竟忘记了此事。

办案人员随即找到某君司机核实此事。司机说:“有这么一书箱，因带着麻烦，亦知某君书多,也不一定顾上看,便随手放到了车库里，也不知书箱中会有他物。”

于是带办案人员来到车库，在一堆杂物中堆放几箱书，逐一打开,见一箱中上面放置几本书，底下赫然放着整整齐齐的五十万元现金。众人见此,相互看去,皆不言。

某君由此得了一个清白。

事后,某君立下一条规定:今后,凡送书籍皆不收,并再三告知司机,务必要戒之,戒之。

居安图

面对着整洁如初的房间,李坦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家遭了盗贼。可防盗门被撬开了是事实,不容他再心生幻想。李坦惊恐万分地赶快清点自家的物品，想弄清

背上有点热,而且越来越热。这家的板车在漏雨，滴滴答答漏到了我身上，上面有娃娃唧唧哇哇地叫,他倒是快乐了,我淋了一身的尿。隐约鬼子又叫:“给我灌毒放水,打他们,闷死他们。”

我终究没被闷死,我爬过了最后一辆架子车，鼻子嗅到泥土和庄稼的味道。我抱腿坐在庄稼丛中,一个人哭得稀里哗啦。我的“地道”真长啊,都长到庄稼地里了，十亩地的南场,盛不下精神饥饿的乡亲,我的乡亲!

我终于在银幕背后坐下,电影里的人和物麻木咋咋,咋也没有银幕前面亮堂。里边的人个个扁着身子,鬼子队长抽刀时用的是左手,传宝开枪打鬼子也用左手。这很有意思,我大笑起来,几个老头撇着山羊胡子看我,我拉下脸来,坐姿端正。

八路军吹响了冲锋号,银幕下也打起了冲锋。冀中人民胜利了,豫东人民很欣慰。他们像来时抢占位置一样,抢着撤离现场。有板凳的碰撞声,架子车的吱嘎声,自行车的哗啦声,女人唤孩子,男人喊老婆。有孩子在杨树上睡着了,娘就仰脸使劲地喊,喊也不醒,就摇树,活像摇晃秋天的一枚睡过了的枣。有当爹的,把熟睡的孩子从麦秸垛里扒出来,扛上肩回家,好似扛一袋丰收的麦子。

那晚,村人的脚步咕咚一夜,村人的煤油灯亮了一夜,村里的狗叫了一夜,我蹭破皮的地方疼了一夜,我幸福得哼哼唧唧一夜。

那一夜过后,村里很多东西都和原来不太一样。生产队长发动社员给棉花打药，说:“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有学生放学了还趴着睡觉,老师就拍他:“你的,快快地起来起来,开路开路的。”村里生出三个娃娃，一个叫传宝，一个叫毛妮,另一个九斤重的胖男娃叫司令.没有人叫山田,怕孩子一出生就挨打。跑来两个外村的大闺女，一个找东头的刘庄，一个找西头的李槐。村人问他俩:“咋弄上的?”“看电影啊。”村人就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

一场可人的秋雨过后,我来可到爱的南场。倒掉的麦秸垛被好性子村人重新垒起，场边的红薯和玉米,有几处长势喜人,看电影的人们没少给它们浇水施肥。路边的花生刚长了指头大的果,被人拔成了斑壳,队长没有发火,村人也没有骂娘。我沿着当晚爬过的地方，捡到一只发卡，一段红头绳，一只小鞋子,还有一颗玻璃弹珠。发卡别在头上,红头绳系上辫梢,鞋子太小,扔掉,把弹珠举到太阳下，里面有星星似的红花，认出是自己爬“地道”丢失的那颗。装进口袋,收藏。

空荡荡的南场,挂银幕的两根柱子还在，高挑村人温热的期待。我在柱子前盘腿端坐,眼前亮起一片四角的天空。